

西廂記

〔元〕王實甫 著

〔清〕金聖嘆 評點

李保民 點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

西廂記

〔元〕王實甫 著

〔清〕金聖嘆 評點

李保民 點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厢记/(元)王实甫著;(清)金圣叹评点;李保民点校.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 4
(国学典藏)

ISBN 978-7-5325-8031-6

I. ①西… II. ①王… ②金… ③李… III. ①杂剧—剧本—中国—元代 IV. ①I23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55525 号

国学典藏

西厢记

[元]王实甫 著

[清]金圣叹 评点

李保民 点校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o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江阴金马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7.625 插页 5 字数 178,000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100

ISBN 978-7-5325-8031-6

I · 3035 定价: 24.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前 言

王实甫是元代杰出的杂剧作家，他创作的《西厢记》，全称《崔莺莺待月西厢记》，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优秀的戏曲杂剧作品之一。有关作者本人的生平事迹，由于文献记载极为稀缺，已不可详考。今人只知道他名叫德信，大都（今北京）人，大致活动在元成宗大德（1295—1307）年间，时代上稍晚于关汉卿、白朴等。元鍾嗣成《录鬼簿》将其归入“前辈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编传奇行于世者”之列。曾当过县官，有政声，升至陕西行台监察御史，后因与台臣意见不合，遂弃官退隐，优游林下。王实甫的杂剧除了《西厢记》之外，尚有十余种，现仅存《吕蒙正风雪破窑记》、《四丞相歌舞丽春堂》二种。此外，还有《芙蓉亭》、《贩茶船》，但只各存片段佚文，及少量散曲，其余均散失不传。

《西厢记》是一部以青年男女爱情为题材的戏曲名著。元末明初贾仲明在吊王实甫的《凌波仙》词中称赞说：“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可见它在当时影响极大，享有崇高的声誉。

西厢本事最早见于唐人元稹的《莺莺传》传奇，叙述张生和崔莺莺之间“始乱终弃”的恋爱故事。这篇传奇在唐以后的数百年间广为流传，后人不满意于原传奇的悲剧结局，以之为题材，不断地进行加工改造，改动和增加了许多故事情节，其中影响最大、最有成就的当属金章宗（1190—1208）时的说唱家董解元。他在北宋以来各种演绎崔、张爱情故事的通俗文学作品的基础上，大胆地加以革新创造，写成了长达五万余字的《西厢记诸宫调》，俗称《董西厢》。比起

《莺莺传》来，它不仅内容情节丰富多彩，而且更重要的是从根本上改变了故事的主题，将悲剧变喜剧，有力地表现了青年男女为争取婚姻自由和美满幸福生活与封建礼教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以最终赢得胜利而告终。王实甫的《西厢记》创作，正是以《董西厢》为蓝本，基本保持延续了《董西厢》的故事情节和结构安排，并作了更符合剧情发展的加工、提高和创造性的劳动。尤其在人物的身份性格把握、具体情节的处理上，它比起《董西厢》来，有很大的提高。如崔莺莺的性格发展已不再是像原先那样过于简单，而是有血有肉，从苦闷思索、犹豫疑惧到叛逆抗争，层层深入，合情合理；不再过分地强调张生对功名富贵的追求和软弱动摇的一面，恰如其分地表现他克服自身软弱性，忠于爱情，勇于反抗以老夫人为代表的封建压迫，进一步突出了张生和莺莺恋爱故事的反封建意义。

《西厢记》全剧主题鲜明，反对不合理的封建婚姻制度贯穿始终，在很多场合尖锐辛辣地批判了封建门阀制度和礼教观念，热情地肯定和赞扬青年男女为追求纯洁美好的爱情所表现出来的坚决意志和勇敢斗争的精神。以深情的笔墨讴歌了莺莺的美丽、纯洁和多情，赞美了张生的正直忠厚和对美好爱情的专一向往，刻画出身为奴婢的红娘正义、善良、率直、勇敢的优秀品质。同时作者不忘以犀利的文字谴责了老夫人势利虚伪、顽固冷酷、背信弃义，郑恒的奸滑自私、蛮横庸俗。紧紧地围绕着崔、张爱情这一主题，《西厢记》将莺莺、张生、红娘和老夫人、郑恒之间的矛盾斗争，莺莺、张生、红娘之间的误会冲突，有机地交织在一起，场面气势宏大，情节波澜起伏，精彩纷呈，引人入胜。

剧中结尾大胆道出“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呼声，强烈地表现出在残酷的封建礼教桎梏压迫下，千千万万的青年男女对爱情的美好憧憬和渴望，它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了《西厢记》大团圆的情

节本身，曾使无数的人为之唏嘘感动。

《西厢记》自问世以来，各种版本层出不穷，仅明刊本即有40余种（见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而时至清代，继续有不少新刻本产生，其中以清初著名文学批评家金圣叹评点《西厢记》傲视天下，风靡海内。有人统计金评《西厢》在有清一代，至少不下50种版本，其流传之广、深受广大读者喜爱的程度，于此可见一斑。它的出现，让“其余古本多不知也”（《寝凤楼题识》），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作为清代以来极有声望的文学理论家，金圣叹特别推崇王实甫的《西厢记》，称其为《第六才子书》，与屈原的辞赋、庄周的哲理散文、司马迁的传记文、杜甫的诗歌、施耐庵的《水浒》并列才子之书。在金评《西厢》中，金圣叹的艺术批评往往能注意到人物的性格特征，跳出明以来许多戏剧批评家不着边际、没有实质内容空泛评点、醉心于纯文词欣赏的圈子。他的许多批评，涉及到艺术的提炼和概括问题，对此他有一段非常精彩形象的说明：

譬如写花决不写到泥，非不知花定不可无泥；写酒决不写到壶，非不知酒定不可无壶。盖此理甚明，决不容写人所共晓，不待多说也。故有时亦写红娘者，比如写花却写蝴蝶，写酒却写监史也。蝴蝶实非花，而花必得蝴蝶儿逾妙；监史实非酒，而酒必得监史而逾妙。红娘本非张生、莺莺，而张生、莺莺必得红娘而逾妙。

这里金评明确地要求作家“决不容人写所共晓”的事物不可取，那不是艺术，只是客观生活的现象罗列而已，只有对生活的高度提炼和概括，用艺术化手法突出典型人物和事件，无需面面俱到，才有艺术可言。但是另一方面，金评《西厢》在突破明以来固有的评点陋习时，又时时不知不觉地滑向晰毛辨发、穷幽极微、烦琐，甚至穿凿的境地。

李渔赞扬金圣叹说：“自有《西厢》以迄于今，四百余载，推《西厢》为填词第一者，不知几千万人，而能历指其所以为第一之故者，独出一金圣叹。”又说“圣叹之评《西厢》，其长在密，其短在拘，拘即密之已甚者也”。（《闲情偶寄》卷三《词曲部·填·词余论》）这样的评说是非常客观中肯的。所谓“密”即细微详尽，这对读者深入理解戏文的细节描写，无疑有很大的帮助。而“拘”则过于拘泥字句的来历，烦琐地求证命意之所在，所云往往并非作者的本心。

有感于金评本对读者理解《西厢》原著不无裨益，此番整理即以康熙古吴博雅堂刊刻贯华堂原本《绘像第六才子书》为工作底本。卷首有康熙癸巳（1713）天都汪溥勲序，版画插图19幅，末页题“时康熙戊子（1708）孟秋精镌”。该本原为著名学者马廉旧藏，今归北京大学图书馆。原刻目录排序为：卷一：序一曰恸哭古人，序二曰留赠后人；卷二：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卷三：会真记；卷四至卷八为西厢记正文。今为突出《西厢记》文本醒目位置，兹将原刻本卷一与卷二仍按原书排列，不再标卷。原卷三《会真记》（含《会真诗》）移作附录，原卷四至卷八调整为卷一至卷四。为避免烦琐，对于底本中错讹误刻之处，参照别本，择善而从，径加改正，不出校记。

题圣叹批点西厢序

看书不从生动处看，不从关键处看，不从照应处看，犹如相人不以骨气、不以神色、不以眉目，虽指点之工，言验之切下焉者矣，乌得名相。语曰：“传神在阿堵间。”呜呼！此处着眼正不易易。

吾独怪夫世之耳食者，不辨真赝，但听名色便尔称佳。如卓老、文长、眉公，种种诸刻盛行于世，亦非真本。及睹真本，反生疑讎，掩我心灵，随人嗔喜，举世已尽然矣，吾亦奚辩。今睹圣叹所批《西厢》秘本，实为世所未见，因举风流隋、何，浪子陆贾二语，叠用照应，呼吸生动，乃评之曰：“一用妙，二用妙，三用以至五用，皆称妙绝。”又如：“用头巾语甚趣，带酸腐气，可爱。”往往点出皆人所绝不着意者，一经道破，煞有关情。在彼作者亦不知技之至此极也。

圣叹尝言：“凡我批点，如长康点睛，他人不能代。”识此而后知圣叹之书，无有不切中关键、开豁心胸、发人慧性者矣。夫《西厢》为千古传奇之祖，圣叹所批又为《西厢》传神之祖。世不乏具眼，应有取证在，幸毋曰剧本当从《史记》、《左》、《国》诸书读之可也。

时康熙癸巳天都汪溥勲广困氏题于燕台之旅次。

序一曰：恸哭古人

或问于圣叹曰：《西厢记》何为而批之刻之也？圣叹悄然动容，起立而对曰：嗟乎！我亦不知其然，然而于我心则诚不能自己也。今夫浩荡大劫，自初迄今，我则不知其有几万万年月也。几万万年月皆如水逝云卷，风驰电掣，无不尽去，而至于今年今月而暂有我。此暂有之我，又未尝不水逝云卷，风驰电掣而疾去也。然而幸而犹尚暂有于此。幸而犹尚暂有于此，则我将以何等消遣而消遣之？我比者亦尝欲有所为，既而思之：且未论我之果得为与不得为，亦未论为之果得成与不得成；就使为之而果得为，乃至为之而果得成，是其所为与所成，则有不水逝云卷、风驰电掣而尽去耶？夫未为之而欲为，既为之而尽去；我甚矣，叹欲有所为之无益也！然则我殆无所欲为也。夫我诚无所欲为，则又何不疾作水逝云卷，风驰电掣，顷刻尽去，而又自以犹尚暂有为大幸甚也？甚矣，我之无法而作消遣也！细思我今日之如是无奈，彼古之人独不曾先我而如是无奈哉！我今日所坐之地，古之人其先坐之；我今日所立之地，古之人之立之者，不可以数计矣。夫古之人之坐于斯，立于斯，必犹如我之今日也。而今日已徒见有我，不见古人。彼古人之在时，岂不默然知之？然而又自知其无奈，故遂不复言之也。此真不得不致憾于天地也，何其甚不仁也！既已生我，便应永在；脱不能尔，便应勿生。如之何本无有我，我又未尝哀哀然丐之曰“尔必生我”，而无端而忽然生我；无端而忽然生者，又正是我；无端而忽然生一正是之我，又不容之少住；无端而忽然生之，又不容少住者，又最能闻声感心，多有悲凉。

嗟乎，嗟乎！我真不知何处为九原，云何起古人。如使真有九原，真起古人，岂不同此一副眼泪，同欲失声大哭乎哉？乃古人则且有大过于我十倍之才与识矣。彼谓天地非有不仁，天地亦真无奈也。欲其无生，或非天地；既为天地，安得不生？夫天地之不得不生，是则诚然有之，而遂谓天地乃适生我，此岂理之当哉？天地之生此芸芸也，天地殊不能知其为谁也；芸芸之被天地生也，芸芸亦皆不必自知其为谁也。必谓天地今日所生之是我，则夫天地明日所生之固非我也。然而天地明日所生又各各自以为我，则是天地反当茫然不知其罪之果谁属也。夫天地真未尝生我，而生而适然是我，是则我亦听其生而已矣。天地生而适然是我，而天地终亦未尝生我，是则我亦听其水逝云卷、风驰电掣而去而已矣。我既前听其生，后听其去，而无所于惜；是则于其中间幸而犹尚暂在，我亦于无法作消遣中随意自作消遣而已矣。得如诸葛公之“躬耕南阳，苟全性命”可也，此一消遣法也。既而又因感激三顾，许人驱驰，食少事烦，至死方已，亦可也，亦一消遣法也。或如陶先生之不愿折腰，飘然归来，可也，亦一消遣法也。既而又为三旬九食，饥寒所驱，叩门无辞，至图冥报，亦可也，又一消遣法也。天子约为婚姻，百官出其门下，堂上建牙吹角，堂后品竹弹丝，可也，又一消遣法也。日中麻麦一餐，树下冰霜一宿，说经四万八千，度人恒河沙数，可也，又一消遣法也。何也？我固非我也。未生已前非我也，既去已后又非我也。然则今虽犹尚暂在，实非我也。既已非我，我欲云何？抑既已非我，我何不云何？且我而犹望其是我也，我决不可以有少误我；而既已决非我矣，我如之何不听其或误乃至或大误耶？误而欲以非我者为我，此固误也，然而非我者则自误也，非我之误也；又误而欲以此我作诸郑重，极尽宝护，至于不免呻吟啼哭，此固大误也，然而非我者则自大误也，非我之大误也。又误而至欲以此我，穷思极虑，长留痕迹，千秋万世，

传道不歇，此固大误之大误也。然而总之：非我者则自大误大误也，非我之大误大误也。既已误其如此，于是而以非我者之日月，误而任我之唐突可也；以非我者之才情，误而供我之挥霍可也；以非我者之左手，误为我摩非我者之腹，以非我者之右手，误为我拈非我者之须，可也。非我者撰之，我吟之；非我者吟之，我听之。非我者听之，我足之蹈之，手之舞之。非我者足蹈之、手舞之，我思有以不朽之。皆可也。砚，我不知其为何物也，既已同谓之“砚”矣，我亦谓之“砚”，可也；墨，我不知其为何物也，笔，我不知其为何物也，纸，我不知其为何物也，手，我不知其为何物也，心思，我不知其为何物也，既已同谓之云云矣，我亦谓之云云，可也。窗明几净，此何处也？人曰“此处”，我亦谓之“此处”也；风清日朗，此何日也？人曰“今日”，我亦谓之今日也。蜂穿窗而忽至，蚁缘槛而徐行，我不能知蜂蚁，蜂蚁亦不知我。我今日而暂在，斯蜂蚁亦暂在；我倏忽而为古人，则是此蜂亦遂为古蜂，此蚁亦遂为古蚁也。我今日天清日朗、窗明几净、笔良砚精、心撰手写，伏承蜂蚁来相照证，此不世之奇缘，难得之胜乐也。若后之人之读我今日之文，则真未必知我今日之作此文时，又有此蜂与此蚁也。夫后之人而不能知我今日之有此蜂与此蚁，然则后之人竟不能知我今日之有此我也。后之人之读我之文者，我则已知之耳。其亦无奈水逝云卷，风驰电掣；因不得已而取我之文自作消遣云尔。后之人之读我之文，即使其心无所不得已，不取作消遣，然而我则终知之耳。是其终亦无奈水逝云卷、风驰电掣者耳。我自深悟夫误亦消遣法也，不误亦消遣法也，不误不妨仍误亦消遣法也。是以如是其刻苦也。刻苦也者，欲其精妙也；欲其精妙也者，我之孟浪也；我之孟浪也者，我既了悟也；我既了悟也者，我本无谓也；我本无谓也者，仍即我之消遣也。我安计后人之知有我与不知有我也？嗟乎！是则古人十倍于我之才

识也。我欲恸哭之，我又不不知其为谁也。我是以与之批之刻之也。我与之批之刻之以代恸哭之也。夫我之恸哭古人，非恸哭古人，此又一我之消遣法也。

序二曰：留赠后人

前乎我者为古人，后乎我者为后人。古之人与后人，则皆同乎？曰：皆同。古之人不见我，后之人亦不见我；我既已皆不见，则皆属无亲。是以谓之皆同也。然而我又忽然念之：古之人不见我矣，我乃无日而不思之；后之人亦不见我，我则殊未尝或一思之也。观于我之无日不思古人，则知后之人之思我必也；观于我之殊未尝或一思及后人，则知古之人之不我思，此其明验也。如是，则古人与后人又不皆同。盖古之人非惟不见，又复不思，是则真可谓之无亲。若夫后之人之虽不见我而大思我，其不见我，非后人之罪也，无可奈何也。若其大思我，此真后人之情也。如之何其谓之无亲也？是是否可以无所赠之，而我则将如之何其赠之？后之人必好读书，读书者必仗光明。光明者，照耀其书所以得读者也。我请得为光明以照耀其书，而以为赠之，则如日月，天既有之，而我又不能以其身为之膏油也。可奈何？后之人既好读书，读书者必好友生。友生者，忽然而来，忽然而去；忽然而不来，忽然而不去。此读书而喜，则此读之，令彼听之；此读书而疑，则彼读之，令此听之。既而并读之，并听之。既而并坐不读，又大欢笑之者也。我请得为友生，并坐、并读、并听、并笑而以为赠之。则如我之在时，后人既未及来；至于后人来时，我又不复还在也。可奈何？后之人既好读书，又好友生，则必好彼名山大河，奇树妙花。名山大河、奇树妙花者，其胸中所读之万卷之书之副本也。于读书之时，如入名山，如泛大河，如对奇树，如拈妙花焉。于入名山、泛大河、对奇树、拈妙花之时，如又读其胸中之书焉。

后之人既好读书，又好友生，则必好于好香、好茶、好酒、好药。好香、好茶、好酒、好药者，读书之暇，随意消息，用以宣导沉滞、发越清明、鼓荡中和、补助荣华之必资也。我请得化身百亿，既为名山、大河、奇树、妙花，又为好香、好茶、好酒、好药，而以为赠之。则如我自化身于后人之前，而后人乃初不知此之为我之所化也。可奈何？后之人既好读书，必又好其知心青衣。知心青衣者，所以霜晨雨夜，侍立于侧，异身同室，并兴齐住者也。我请得转我后身便为知心青衣，霜晨雨夜，侍立于侧而以为赠之。则如可以鼠肝，又可以虫臂。伟哉造化！且不知彼将我其奚适也。可奈何？无已，则请有说于此：择世间之一物，其力必能至于后世者；择世间之一物，其力必能至于后世，而世至今犹未能以知之者；择世间之一物，其力必能至于后世，而世至今犹未能以知之，而我适能尽智竭力，丝毫可以得当于其间者。夫世间之一物，其力必能至于后世者，则必书也。夫世间之书，其力必能至于后世，而世至今犹未能以知之者，则必书中之《西厢记》也。夫世间之书，其力必能至于后世，而世至今犹未能以知之，而我适能尽智竭力，丝毫可以得当于其间者，则必我今日所批之《西厢记》也。夫我今日所批之《西厢记》，我则真为后之人思我，而我无以赠之，故不得已而出于斯也。我真不知作《西厢记》者之初心其果如是，其果不如是也。设其果如是，谓之今日始见《西厢记》可；设其果不如是，谓之前日久见《西厢记》，今日又别见圣叹《西厢记》可。总之，我自欲与后人少作周旋，我实何曾为彼古人致其砒砒之力也哉？

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

一、有人来说《西厢记》是淫书，此人后日定堕拔舌地狱。何也？《西厢记》不同小可，乃是天地妙文。自从有此天地，他中间便定然有此妙文，不是何人做得出来，是他天地直会自己劈空结撰而出。若定要说是一个人做出来，圣叹便说此一个人即是天地现身。

二、《西厢记》断断不是淫书，断断是妙文。今后若有人说是妙文，有人说是淫书，圣叹都不与做理会。文者见之谓之文，淫者见之谓之淫耳。

三、人说《西厢记》是淫书，他止为中间有此一事耳。细思此一事，何日无之，何地无之？不成天地中间有此一事，便废却天地耶？细思此身自何而来，便废却此身耶？一部书，有如许绵绵洋洋无数文字，便须看其如许绵绵洋洋是何文字，从何处来，到何处去，如何直行，如何打曲，如何放开，如何捏聚，何处公行，何处偷过，何处慢摇，何处飞渡。至于此一事，直须高阁起不复道。

四、若说《西厢记》是淫书，此人只须扑，不必教。何也？他也只是从幼学一冬烘先生之言，一入于耳，便牢记在心，他其实不曾眼见《西厢记》，扑之还是冤苦。

五、若眼见《西厢记》了，又说是淫书，此人则应扑乎？曰：扑之亦是冤苦，此便是冬烘先生耳。当初造《西厢记》时，原发愿不肯与他读，他今日果然不读。

六、若说《西厢记》是淫书，此人有大功德。何也？当初造《西厢记》时，发愿只与后世锦绣才子共读，曾不许贩夫、皂隶也来读。

今若不是此人揎拳捋臂，拍凳捶床，骂是淫书时，其势必至无人不读，泄尽天地妙秘，圣叹大不欢喜。

七、《世说新语》云：“《庄子·逍遥游》一篇，旧是难处。”开春无事，不自揣度，私与陈子瑞躬，风雨联床，香炉酒杯，纵心纵意，处得一上。自今以后，普天下锦绣才子，同声相应，领异拔新，我二人便做支公、许史去也。

八、圣叹《西厢记》，只贵眼照古人，不敢多让。至于前后著语，悉是口授小史，任其自写，并不更曾点窜一遍，所以文字多有不当意处。盖一来虽是圣叹天性贪懒，二来实是《西厢》本文珠玉在上，便教圣叹点窜杀，终复成何用？普天下后世，幸恕仆不当意处，看仆眼照古人处。

九、圣叹本有“才子书”六部，《西厢记》乃是其一。然其实六部书，圣叹只是用一副手眼读得。如读《西厢记》，实是用读《庄子》、《史记》手眼读得；便读《庄子》、《史记》，亦只用读《西厢记》手眼读得。如信仆此语时，便可将《西厢记》与子弟作《庄子》、《史记》读。

十、子弟至十四五岁，如日在东，何书不见？必无独不见《西厢记》之事。今若不急将圣叹此本与读，便是真被他偷看了《西厢记》也。他若得读圣叹《西厢记》，他分明读了《庄子》、《史记》。

十一、子弟欲看《西厢记》，须教其先看《国风》。盖《西厢记》所写事，便全是《国风》所写事。然《西厢记》写事曾无一笔不雅驯，便全学《国风》写事曾无一笔不雅驯；《西厢记》写事曾无一笔不透脱，便全学《国风》写事曾无一笔不透脱。敢疗子弟笔下雅驯不透脱、透脱不雅驯之病。

十二、沉潜子弟，文必雅驯，苦不透脱；高明子弟，文必透脱，苦不雅驯。极似分道扬镳，然实同病别发。何谓同病？只是不换笔。盖不换笔，便道其不透脱；不换笔，便道其不雅驯也。何谓别发？一

是停而不换笔，一是走而不换笔。盖停而不换笔，便有似于雅驯而实非雅驯；走而不换笔，便有似于透脱而实非透脱也。夫真雅驯者，必定透脱；真透脱者，必定雅驯。问谁能之？曰《西厢记》能之。夫《西厢记》之所以能之，只是换笔也。

十三、子弟读得此本《西厢记》后，必能自放异样手眼，另去读出别部奇书，遥计一二百年之后，天地间书，无有一本不似十日并出，此时则彼一切不必读、不足读、不耐读等书亦既废尽矣，真一大快事也！然实是此本《西厢记》为始。

十四、仆昔因儿子及甥侄辈，要他做得好文字，曾将《左传》、《国策》、《庄》、《骚》、《公》、《穀》、《史》、《汉》、韩、柳、三苏等书，杂选一百余篇，依张侗初先生《必读古文》旧名，只加“才子”二字，名曰《才子必读书》。盖致望读之者之必为才子也。久欲刻布请正，苦因丧乱，家贫无资，至今未就。今既呈得《西厢记》，便亦不复更念之矣。

十五、文章最妙是目注彼处，手写此处。若有时必欲目注此处，则必手写彼处。一部《左传》，都用此法。若不解其意，而目亦注此处，手亦写此处，便一览已尽。《西厢记》最是解此意。

十六、文章最妙是目注此处，却不便写，却去远远处发来，迤迤写到将至时，便且住；却重去远远处更端再发来，再迤迤又写到将至时，便又且住。如是更端数番，皆去远远处发来，迤迤写到将至时，即便住，更不复写出目所注处，使人自于文外瞥然亲见。《西厢记》纯是此一方法，《左传》、《史记》亦纯是此一方法。最恨是《左传》、《史记》急不得呈教。

十七、文章最妙是先觑定阿堵一处，已却于阿堵一处之四面，将笔来左盘右旋，右盘左旋，再不放脱，却不擒住。分明如狮子滚球相似，本只是一个球，却教狮子放出通身解数，一时满棚人看狮子，